

# 李霁野的乡愁与归葬

黄圣凤

故乡的歌  
是一支清远的笛  
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  
故乡的面貌  
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  
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  
离别后  
故乡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  
永不老去

飞鸿倦旅，游子思乡，席慕蓉的这首《乡愁》，写尽了游子对故乡的眷念。一个人无论生活在哪里，故土都依依难忘。故乡的一山一水，糅合着血脉中温暖的亲情，始终会牵动着心，牵连着魂。故乡，永远是温暖的源泉；故乡，永远是心头最美的风景。

李霁野是皖西这块热土上养育的儿子，他是吃着故乡的稻米，喝着故乡的井水长大的，又沿着故乡的小径一路走出去，为中华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，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人物。他1919年十五岁时离开故乡叶集，到1997年逝世，近80载远离故土，一生求学或工作，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。当年文化先锋鲁迅创办的著名的未名社，他是六干将之一。以后又在辅仁大学、台湾大学、南开大学等数所著名高校任过教授，当过系主任。解放后曾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、天津市文联主席。但，无论走多远，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过乡音乡情，对这片养育过他的故土一直念念不忘。

翻开《李霁野文集》（第一卷）就像是踏进一条思乡的河流，所有温暖的爱都在汨汨作响。那里有温馨的童年生活，有亲爱的的小伙伴，有合家天伦之乐，还有记忆中那山、那水、那天、那庙……还不完的乡音乡情，对故土和亲人的绵长思念，说不完的是七十余载异地漂泊对过去生活的难忘记忆。

文集第一篇就给我们描绘了《三幅遗容》，昔日亲人的音容笑貌和那座古朴的宅院，真真切切地展现在我们眼前：  
怎能忘善良勤劳的祖母，在他儿时吃鱼的时候，停箸微笑注目的模样；怎能忘佛佛的外婆观音一样的容颜和给予他的“纯真真挚的爱”；怎能忘记亲爱的母亲俯身油灯，为儿子一针一线纳出“麻点粒粒排列整齐”的鞋底；怎能忘记从不声严厉色，从不苛刻

指责，总是那么体贴、安慰、鼓励他的慈祥的老父亲。  
怎能忘记伶俐的八哥，那“买花针呀”的学话声，还声声入耳；怎能忘记那知心的伙伴静农、素园、从芜，他们一起玩耍、较酒、临帖的情景，还历历在目；怎能忘记儿时的歌谣：“月姥姥，黄巴巴，小孩子，要吃妈（奶水）”，那童音童韵如在昨天；怎能忘记那些在月光下在亲人的摇扇里听来的，烂熟于心的民间故事，那是他爱上文学的源头啊！  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这些记忆越来越萦绕在他意识的深处，形成不断的梦境，以至于留存于这些优美的文字里。  
除了亲人，故乡的美丽画面和生活习俗，也深深刻在李霁野的心里。《史湾赵坪》，是他为纪念著名共产党员、叶集革命烈士赵赤坪而写的一首诗，这里的史湾就是故乡叶集的别称，因为叶集坐落在淮河流域史湾河岸边，在李霁野的记忆中，故乡是那么富饶而又美好：  
史湾是个小小的富饶平原  
西边有条河，南面有座山  
东面是一片荒凉的丘陵  
北头的大湖是鱼虾乐园  
河里常有几只帆船来往  
山里竹树远往近城乡  
回程运来各处种种货物  
史湾商业当时十分兴旺  
字里行间倾注了李霁野对家乡浓浓的深情，对故土真挚的热爱。这里说的“西边的河”就是史河，是安徽和河南的分界线，离李霁野的家只有2公里左右；“东边荒凉的丘陵”指的是平岗一带的岗地；“北头的大湖”指的是李霁野老家后面不远地方的一个大池塘，名叫小南海，河中有一座小洲，上面还有名为“地主宫”的庙宇，是他小时候和伙伴们玩耍的乐园。叶集是大别山的门户，山里的树和竹子都在这里集散，那时候商业十分兴旺，从李霁野的诗歌里可见一斑，同时也能深深感受到李霁野生活记忆里，家乡百姓的生活是多么的平静而美丽。  
手捧《李霁野文集》，可以感觉到先生对故乡的怀念，犹如那山中的清泉，满了又

溢；又如园中的韭菜，割了又长。在《似曾相识的杜鹃花》一文中，李霁野把故乡大别山的美好景色，对这些美景的向往，以及经久不忘的情怀抒发得淋漓尽致。  
他说：我的家离大别山不远，和革命根据地之一金寨相隔只有九十里。我的堂兄是一个善于绘声绘色地说故事的好手……但是他所讲的轶闻故事，我大多都已经忘却了。他只用三言两语给我描绘的一幅富有诗意的图画，却久久印在我的心里。他说在春末夏初，每天黎明使他从香甜的睡眠中醒来的，总是一片鸟语。微风把兰花的芳香从窗外一阵阵地吹来。起床后，在门口就可以看到杜鹃花在山坡上开得一片红，一片白。  
堂兄描绘的这美好画面一直深深扎根在李霁野的心里，多少年还在梦想着看一看这样的境界，童年的美梦始终在他的记忆中保存着新鲜的色泽。后来，这个梦终于实现了，他来到这里，果然：“黎明有唤人醒来的鸟语，从窗外吹来一阵阵兰花的香味”“我时而回到童年，时而觉得同祖国的青春共呼吸，童年和青春天衣无缝的融合在一起”“似曾相识的杜鹃花向我脉脉含情的目语”。  
对于李霁野来说，连梦境里都是故土的青山绿水，连梦里都是过去的影子。李霁野满怀深情地抒写着对大别山故土的爱，抒写着对这里的杜鹃兰花和清晨轻风鸟语的痴痴眷恋。  
爱家乡并不只停留在文字里，李霁野也用自己的行动书写着爱的篇章。  
1991年华东地区遭受特大水灾，叶集是个低洼的冲积平原，四周都是山，内涝非常严重，当时不少学校受灾严重，教室坍塌。李霁野闻讯，万分焦急，已经80多岁高龄的他，不辞辛劳，在天津奔走为叶集募捐。后来这笔捐款为他的母校明强小学盖了一座“津谊楼”。  
俗话说说树高千丈，叶落归根。客居他乡的游子，多么像故乡大树上的一片叶子，无论长在多高的枝头，最终还是要落在生他养他的大树根旁。  
1997年元月23日，李霁野给叶集镇政府写了这么一封信：  
“我已经93岁高龄，在世的时间不会太

长了。我离开家乡已七十多年了，但家乡的乡土人情、一草一木已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。年岁愈大思乡之情愈浓，可惜我身体不行了，不能亲自回去看看家乡在改革开放政策鼓舞下，在你们的领导下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但是我始终有一个心愿，想在辞世之后，把自己和老伴的骨灰埋在家乡的泥土上，了却这几十年来思乡之情。让我在九泉之下为家乡的腾飞祈祷。  
我想能否自己出钱买一小块地（能埋下我老两口的骨灰即可），再买上一块碑，不搞其他太繁琐的东西。拜托了。”  
情意浓浓，眷念深深。无论离家多远、离家多久，都割舍不了这一份对故土的依恋，心心切切要把一摞骨灰埋在故乡的泥土中，这是多么深切的一腔故土情怀啊！就在这封信写过一个多月之后，即1997年5月4日，李霁野在天津与世长辞。2000年7月28日，李霁野的骨灰葬于他的故乡——叶集区孙岗乡塘湾村金竹李氏祖坟。先生在离开家乡70多载后，终于魂兮归来。  
李霁野是中国文坛上一颗闪亮的星星，是我们这一方水土养育的精英，一生著作等身。他擅长各种文体，代表作品有小说集《影》《不幸的一群》；散文集《四季随笔》《意大利访问记》《鲁迅先生与未名社》；还有杂文集《鲁迅精神》，诗集《海河集》《今昔集》等；他还翻译了长篇小说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》《简·爱》《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》等世界名著。他为中国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。  
今年深秋季节，一个天气晴朗，阳光明媚的日子，我随一群诗友，到叶集区孙岗乡塘湾村金竹李氏祖坟祭扫了李霁野墓。李霁野夫妻合葬墓静卧于野地荒山，只有简陋的水泥墓碑，没有墓志铭。墓碑上除了夫妻两人的名字和去世的年份，其他什么也没有，连子女的名字都没有写上。  
李霁野老先生个性恬淡，也许这简陋的墓碑正符合他的意愿：葬在家乡的泥土里，就这样安宁的躺着，与家乡的土地渐渐融合，不受任何侵扰，大概是最好的归宿吧。  
我们为老先生祈祷：您已经永远躺在故土的怀抱里，愿您在天国能够永远快乐！



## 十里溪：人间秘境中的葱茏诗意

（组诗）

程东斌

### 登天瀑布：一道山水的律令

青山峭壁露出悬崖，疼痛已成绝壁  
有大水在此轻生，飞泄的瀑布便横空出世  
水一跌落，便以另一种形式站立  
站成一条银河。水从天上来，来探究地心的律动  
汇聚星辰的白色焰火，照亮十里溪的万卷诗篇  
站成一堆雪崩。一座山千万年承接的白雪  
从未化去，拥挤在金寨的寸口，朝着深渊  
纵身一跃。积雪，碎裂，冷，碎裂  
雷鸣一直是事物碎裂时迸发的神谕之声  
唤醒岩石的梦，激活了山川草木编织的曲谱  
站成一道律令，水滴的字粒在狂泻奔腾中  
让一部天书结满谜团  
登天瀑布的纵深中，一滴水就是一粒行走的准星  
剖开一滴水，就解开了一种谜团  
谜团困人，度山水，度十里溪的诗情和画意  
沿溪河逆流而上，探寻一条河与乡愁源头的人  
仰望登天瀑布时，感觉自己离一种神谕  
或真相，最近。水洒地以跌落的方式，为人间  
拓开一条登天之路。瀑布收歇了  
多条靠近自己的路，将路掖在飞泄的珠玑中  
悟道，或觉悟的过程  
有人找到登天的梯子，有人回归乡愁的温床

### 在石板溪上行走

河谷似乎被神动了手脚，平复了乱石的峥嵘  
浇筑出一面波光粼粼的铜镜  
扎根十里溪的树木花草，又在镜像中  
流淌思泽的光亮。光亮源自现实与梦幻间的  
彼此映照，点亮皈依山水之人内心的灯盏  
溪水流过石板，像是唤醒河谷的记忆  
微微泛起的波纹，指认了绵延的石板有着  
轻微的翻身。清泉石上流，只是一种假象  
流出的清音和诗篇，是真实的  
清泉抱着石头在行走，是真实的  
走出一部丹青铁券，私藏于十里溪的怀抱  
赤脚在石板溪行走，隔世的清凉，沿着脚心  
渗入，并往上游蔓延，引发身体一阵阵愉悦的颤栗  
抖落了疲惫和俗世的烦恼  
抖落了身体养分的鸟鸣。鸟鸣落在石板溪上  
一部分被溪水带走  
另一部分叩击着石头，发出金石之音

### 在花石谷，倾听石头

石头在峡谷里睡觉，一睡就是亿万年  
睡成人间的一部草书。笔意的狂放凝练于  
时光的峥嵘，大自然的造化  
珍稀动物在石头里睡觉，深邃的鼻息，相互间  
没有打扰，探幽的人群只在另一个时空维度  
石头是动物的铠甲，动物是石头的内身  
都赖以动物性命，千万年没有输赢  
金龟探海，龟速的行走让人间失察，大海却起伏着  
松涛的浪花。隐于石头里的斑斓之虎  
以虎啸声，千万年没有输赢  
各自盘踞的领地，也没有轻微的位移  
花石谷，太阳的晒场，月亮的棋盘  
阳光普照，风雨洗濯  
只是让一种灵气慢慢地浸润、渗透  
一颗颗血肉的棋子，看似坚硬，其实很软  
软到一声蛙鸣，几粒狗吠  
软到时光深处的家园升起袅袅的炊烟  
在花石谷中行走，我没有遇到人模样的石头  
它们都复活于人间  
出山的巨蟒只是躯壳的假象，它们早已渡劫成功  
倾听或抚摸间，我听见了谷中传来裂壳之音

### 为十里溪的瀑布命名

若将天地倒置，十里溪的瀑布就如一道道  
闪电。点燃一方秘境的烟火，并将尘世原始的葱茏  
与景致，装订成册  
翻阅瀑布飞泄的册页，参悟瀑布的诵经之音  
便可将十里溪移植到一颗山水之心  
心坎的葱茏便不再孤寂  
有瀑布倾泻，生命就不乏吟咏的诗篇，冲决的激情  
对于十里溪，我是迟到者。登天瀑已被登天者命名  
莲花瀑，也被心怀慈悲之人，赐予名诗  
佛指赐名的瀑布，实则是一本倾泻的经卷  
没有一目十行的人，是无法参悟的  
在十里溪，我寻找那条没有被人发觉的瀑布  
我确信，它以微小的姿势，一直飞泄不停  
我父亲见过，并用一根扁担丈量过它的高度  
我祖父见过，并在瀑布下的深潭里  
喝过水，了结了一次极大的口渴  
那条瀑布一直在等我，等一个被放逐于  
浑河岸边的子孙。寻找河流和一脉骨血源头的我  
在十里溪找到了那条瀑布  
与我梦境中的一模一样  
我为她取了一个名字——乡愁瀑

# 陈祥与《皖西日报》的不解情缘

梁远启 潘孝忠



陈祥

陈祥，原名邱银国，金寨县油坊店乡人，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，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参加了土地革命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解放后曾任北京军区副政委、军委工程兵副政委等职。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，1961年晋升为少将。  
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皖西人，陈祥将军对六安、对金寨、对家乡始终挂念在心。1980年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，多次回六安、回金寨开展调查研究，分析贫困原因，研究发展之道，利用一切渠道为家乡脱贫致富鼓与呼。他既是共和国一位战功赫赫的开国将军，更是为老区人民鞠躬尽瘁的“老黄牛”。因长期从事思想政治工作，陈祥将军对皖西的传媒特别是《皖西日报》尤为关注，留下了很多感人的佳话。

### 《皖西日报》的忠实读者



1995年7月1日，《皖西报》改刊《皖西日报》

1948年11月，还处于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紧张斗争时期，为及时传达党的方针政策，传播全国各地解放战争的喜讯，鼓舞民心，振奋士气，震撼敌人，中共皖西区委（相当于省委，下辖5个地委）决定将当时区党委宣传部创办的《每日新闻》，改为《皖西日报》。由此，《皖西日报》正式创立。解放后，皖西区委撤销，《皖西日报》成为六安地委（市委）的机关报。在安徽省的省报及16个市级党报中，《皖西日报》创刊时间仅次于彭雪枫创办的《拂晓报》（现为宿州市委机关报）。1972年3月，《皖西日报》停刊。1985年7月1日复刊（当

时称《皖西报》，初为周刊，后改为一周三报刊；1995年7月1日，再次恢复为《皖西日报》。《皖西日报》自1985年7月复刊后，一直坚持向皖西籍或在皖西战斗、工作过的老红军、老将军、老首长、老同志等每人定期邮寄，使他们及时了解皖西情况，指导皖西工作。

对家乡魂牵梦绕、牵挂心际的陈祥将军，对《皖西日报》的复刊高度重视，对报社寄来的报纸视若珍宝。在当时通讯、信息尚不发达的年代，这是他了解家乡的一条重要渠道。据将军的儿子陈伟宏介绍，每次一收到报纸，老爷子便放下手头的事情，仔细阅读，连一个角落都不放过。对报上报道的各地发展成效、先进经验，他十分兴奋；对反映的群众贫困落后状况和工作中的差距，他看到后总是眉头紧锁，反复思考原因和对策。对于有价值的资料，他还会专门摘抄到笔记本上，长年累月，记了厚厚一大本。如他曾从1992年1月23日出版的《皖西报》中摘抄出以下报道：霍邱县经勘察发现大型铁矿。该矿床规模较大（南北长达36公里，东西宽约5公里）。探明矿石储量为10.5亿吨，预计总储量可达20亿吨左右。经国内有关专家鉴定，该矿质量上乘，属低磷低硫铁矿。陈祥将军对霍邱铁矿开发极为重视。因此，霍邱铁矿已成功开采，通过走“以资源兴产业、以产业促发展”之路，形成了以铁矿采选、球团制造、钢材加工为主导的产业板块，成为支撑六安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。对每期报纸，将军都认真收集，不允许家人和工作人员随便丢弃。长此以往，《皖西日报》在书房中堆积了厚厚一摞。如果某期报纸没有及时寄到，将军便会感到坐立不安，好像生活中缺少了什么。据陈祥身边工作人员介绍，阅读《皖西日报》，已经成为陈老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习惯。

### 《皖西日报》的特别作者

陈祥将军不仅是《皖西日报》的忠实读者，还经常就如何办好报纸提出意见和建议，并亲自为报纸撰稿。如1986年6月20日，他给报社编辑部专门写了一封信，就办好报纸提出四点建议。一要更加鲜明地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政策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，使振兴老区经济、改变皖西山区面貌的奋斗目标更加深入人心；二要加强报纸的地方特色，特别要多报道老区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经济，由“输血型”向“造血型”转化的典型和经验；三要有选择地介绍一些外地的先进经验，以帮助老区党员干部群众打开眼界，推进本地区建设事业的发展；四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宣传报道，引导群众破除不利于生产和人民身心健康的旧风俗习惯，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。这些建议，紧扣时代热点和痛点，即使在今天看来，也比較内行和专业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、指导性。  
陈祥将军注重通过报纸发挥资政建言功能。对回乡调研中所见所闻所感所想，特别是促进皖西脱贫致富、经济发展



陈祥将军在金寨县南溪镇向县委同志讲述当年战斗情景。

的一些想法和建议，他及时整理成文稿，发表在《皖西报》上，以指导皖西地区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工作。如1987年12月27日，陈祥将军为《皖西报》写了一篇稿件，题目为《读〈皖西报〉感言》，署名为“红军战士 陈祥”。在这篇文章中，将军希望《皖西报》“为开发皖西丰富的资源、建设与绿化山区、节制生育、合理地解决（水库）淹没区失与得之矛盾、发展生产与科技文化、搞活经济、疏通信息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，作出更加透彻、连续性的报道，以启迪山区、老区人民为实现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而积极地努力奋斗！”他还就《皖西报》的办报方针提出建议，建议“要以宣传党的政策、促进改革开放、传播信息知识、服务经济建设、反映人民心声、加强舆论监督为宗旨”。从陈祥在《皖西日报》发表的文章中，充分看出他对皖西发展的关切之情，对家乡父老的赤子情怀。

1985年12月12日，陈祥在《皖西报》一版发表文章《要立足于治本 在治山上做文章》，就如何建设老区问题，提出了很中肯的意见。他指出：要改变老区贫困面貌，必须立足于治本。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；要想治穷致富，就必须山上做文章，组织人力和财力，将金寨县几百万亩荒山秃岭有计划、分步骤、保质保量的绿化成林，如果每户能在三五年内造成材林或经济林10到100亩，那么十来年工夫，人民群众的收入会相当可观。他还对山区生态建设高度重视，特别强调：半个多世纪以来，由于战争的摧残，加上解放后我党在较长时期内执行过左的农村政策，使山区生态平衡遭到了严重破坏。但只要全县人民努力，以往的大森林，鸟语花香，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色是完全可以恢复的。他殷切希望大别山区党政领导同志和人民群众在发展老区经济、改变老区贫困面貌的时候，立足于长远的规划和需要，根据大别山区的特点和条件，发挥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优势，从根本上改变老区面貌，把绿化山村、植树造林作为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来抓，这不仅是大别山区人民的富裕之路，还可为国家、为江淮地区广大人民做出巨大贡献。时任六安地委书记黄树勋阅后批示：老同志对老区建设寄予很大希望，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和干部群众要积极响应，尽快改变山区的面貌。金寨县委将该文印发至县市区三级领导干部学习，要求认真贯彻落实。

有意思的是，在陈祥的带动下，其夫人刘苏也成为《皖西日报》的读者和作者。1998年《皖西日报》创刊50周年之际，刘苏专门为报纸写了一篇文章，深情回忆了陈祥将军与《皖西日报》的深厚情缘。

### 《皖西日报》的热心服务员

陈祥将军对《皖西日报》充满感情，与报社的同志经常联系，时常来往。他每次回到六安，总要抽出时间到报社看一看、坐一坐，同领导和编辑们谈天、聊聊天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老区六安还很困难，报社也不例外，陈祥总是想方设法，为报社解决一些实际难题。报社的同志到北京出差或办事，经常住在陈祥家中，将军义务管吃管住。大家开玩笑说，将军的家成了报社在北京的免费“招待所”和“办事处”。不仅如此，陈祥还经常将自己的车辆给报社的同志使用，有时他还亲自陪同，为大家“带路”，给大家“撑腰”。身体不好或有其他事情时，便让夫人刘苏陪同。

1988至1989年间，全国印刷报纸的新闻纸空前紧张，《皖西日报》一度面临着无纸印刷的窘境。陈祥得知后，多方寻找关系，最终找到国家物资总局，为报社解决供应了一批新闻纸张。《皖西报》复刊后，很长时间都是用铅字排版印刷，不仅效率低，而且印刷效果也不好，陈祥对此非常着急。1991年，他偶尔得知健康报社要淘汰一部双轮胶印机，于是便找到国家卫生部和健康报社，详细说明老区的困难，请求予以支持。在他的争取下，健康报社将一部价值几十万元的胶印机，以3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皖西报社。皖西报社又请一家企业将机器改造为双色胶印机，使得印刷效果、印刷质量空前提高。

1995年1月17日，时任《皖西日报》总编辑重庆同志到北京看望正在生病住院的陈祥将军。同以往一样，芮总编没有带任何别的礼物，只带了一篮将军喜爱的金寨产的黄山乌菜，可惜将军已做了咽部手术，无法食用了。当时，将军已无法说话，他趴在病床上，用笔艰难地写下几行字，交待家人带芮总编回家吃个便饭，并请芮总编代他向地委同志问好，最后深情地说现在对皖西的一山一水和人民仍念念不忘。（本文图片均是资料图片）



1987年陈祥将军与夫人刘苏等在南溪列宁小学前合影。